

政治經濟学社会主义部分 学习参考資料

〔九〕

(內部資料)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政治經濟学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一月

1953年以來蘇聯農業中私有 經濟大發展的資料

赫魯曉夫曾說，斯大林時期農業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違反物質利益原則”。1953年以來，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物質刺激和鼓勵發展個人經濟的措施。1953年，大幅度地提高農產品的征購價格和收購價格；降低了國家向集體農戶、工人和職員征購畜產品的定額；降低了個人副業的農業稅額，改按1%公頃宅旁園地固定定額計算（過去集體農戶個人副業的農業稅額按收入計算），而與莊員得自個人副業的總收入無關；豁免集體農莊莊員以往數年的農業稅和向國家義務交售畜產品和馬鈴薯的積欠。1954年免除集體農戶、工人、職員向國家交售谷物的義務。1956年再次提高馬鈴薯和蔬菜的征購價格和收購價格。1958年完全廢除了集體農莊莊員、工人和職員宅旁園地的農產品義務交售制。

由於採取上述措施，大大促使許多農莊莊員破壞農業勞動組合章程，擴大宅旁園地，破壞私養牲畜限額，使私人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並成為公有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

現在將收集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材料輯錄如下：

（一）鼓勵私人經濟發展的措施和論點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責成黨和蘇維埃的機關廣泛向集體農民、工人和職員解釋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旨在提高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在發展公有畜牧業方面的物質利益的關於提高畜產品的征購和收購價格的規定……關於蘇聯部長

會議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降低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私人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額的决定。

为了使集体农民易于获得个人的牲畜，根据1953年6月15日的統計材料沒有个人牲畜的集体农民，就免除他們1953年下半年的交售肉类的义务并且不叫他們在1954年内交售肉类。

废除集体农民、工人和职员在1953年1月1日以前的过去几年中向国家义务交售私人的畜产品的积欠……。

(苏共中央九月(1953年)全会的決議,《关于进一步發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頁)

从1954年的收获开始起,免除集体农庄庄員、工人、职员、漁业和工艺劳动組合成員等个人經營部分所应向国家繳納的谷物义务交售。

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員个人經營部分和其他个体繳納人相应担負的谷物义务交售和支付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報酬的全部积欠額一律豁免。

(《苏共中央六月(1954年)全会关于1954年春季播成績、农作物田間管理工作、收获准备工作以及保証完成农产品的征购計劃的决定》。
《苏联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271頁)

集体农民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額降低了……此外,集体农民个人副业过去几年在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和馬鈴薯方面的一切欠繳

一律取消。

(《苏共中央三月(1954年)全会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决议》。《苏联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页)

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废除了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宅旁园地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根据1953年8月8日的法令，对从事农业的居民课税，是按照1%公顷土地的固定税率办理，既不管土地内种植什么作物，也不管某一户收入总额有多少(1952年是按每一种农作物来估计庄员及其他居民的收入，同时按照累进税率表根据总收入额规定每户的税收数额)。

这样的征收农业税的办法，促进了集体农庄庄员私有牲畜头数的增加……

税法规定，降低没有奶牛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53年降低50%，1954年降低30%，其目的在于奖励他们购买奶牛。

(斯·茨普庚：《苏联税务的法律关系和现行税制》，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1953年7月1日以前所实行的农业税收制度，不能够刺激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副业收入的增长，不能够促进个人经济中的牲畜、特

別是奶牛頭數的增加，不能夠引起集體農莊莊員在個人使用的宅旁園地上種植更有價值的農作物的興趣。

現行的農業稅收制度，是以1953年8月8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稅法為依據的。

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採取了旨在加強集體農莊莊員個人副業的一系列辦法。從1953年起，減低了農業稅的稅額並從根本上改變了稅收制度，降低了集體農戶的義務交售定額，提高了頗大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採購價格。全部豁免了集體農莊莊員以往數年的農業稅尾欠，取消了集體農莊莊員以往數年向國家義務交售畜產品和馬鈴薯方面的欠額。

（查普貞、卡林金等著：《集體農莊和居民的稅捐》，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年版第83—84頁）

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財產的或多或少的增長是從全民財產的發展、從國民財富派生出來的數值，而不是相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條件下的個人所有制同公有制是不矛盾的。

在我們全民的社會主義國家，有工人、農民這兩個友好的階級。無論是工人階級，或者是農民，當它們之中有一部分人經營個人副業的時候，它們絕不會自己同自己鬧對立的。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集體農莊經濟成份中存在個人副業反映着農村社會主義關係的不完備，而希望享有一塊宅旁園地，似乎也是集體農莊莊員當中仍舊殘存着私有制殘余的表現。這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實際的。集體農莊是農民的共產主義學校。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了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社會主義關係在农村也完全占居統治地位。必須把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物質刺激，以及他們從物質上對自己勞動成果的關懷，同私有制殘余的表現嚴格區別開。

苏联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某些因素。

(符·溫什尔:《副业是农产品生产的补充源泉》。苏联《經濟問題》1962年第7期)

农民的个人主义的習慣和兴趣已存在了几个世紀之久,在他們参加集体农庄之后不可能一下子就去掉。当然这种情况必然要求在一定时期,在集体农庄范围内保留某些經過改造的个人經濟——新質的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副业。

个体小农經濟是經常产生和发展資本主义的温床,而庄員的个人副业無論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发展为資本主义經濟。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沒有生产資料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现象;第二,庄員的副业同集体农庄的公共經濟是結合在一起的,对于公共經濟来說,它处于从属地位。

• (叶·布达果娃:《关于集体农庄庄員个人副业的消亡問題》。苏联《經濟科学》1959年第4期)

(二) 庄員、职工和干部普遍热衷于个人經濟

某些集体农庄庄員至今还不能抛弃个人經濟,他們对待个人經濟比公有經濟还要关心。我們区的“游击队”集体农庄,無論哪一戶都有真正的农場,养着猪、奶牛、山羊、綿羊和家禽。甚至连党組織書記丘普罗夫同志的家里也有滿滿一栏的家禽。可是集体农庄的畜舍却是空空的。

(“沃尔科夫”国营农場生产組組長因金楚夫:
《土地給勤劳人以报偿》。《农村生活报》
1962年9月8日)

我們农庄也有这样的人，他們不把良心帶到公共的田地里，而把它留在自己的宅旁園地上。

根据統計，第五綜合生产队有劳动能力的人165名，但經常出勤的只有80—100人。为什么这些人躲避公共的劳动呢？首先談談馬丽雅，她已經有三年不在农庄工作了。

馬丽雅不去工作是因为她“沒有時間”，因为 她 有两份宅旁園地。

我們这里还有許多这样的庄員，他們在收获期間工作15—20天，以后就整年坐在家里，搞自己的菜园。农庄中出現了某种“季节性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生活原则是：什么时候对他們有利，他們就到田地里去。

（“加里宁”集体农庄飼养員馬林尼科娃：《以劳动著名的人》。《真理报》1962年8月27日）

在普列希基和皮亚諾沃（克美罗沃洲）的个人农場是富裕的。他們胜过集体农庄，每一家都有8—10头猪，10多只羊和两头奶牛，有些人甚至有馬。如果少于50只鵝，那就算是穷“农場”。

朴罗梅什連納亚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对付不了这些个人农場的主人，或者那些在这儿被叫做私有者的人們。私有者踩坏集体农庄的庄稼，乘公家的汽車到市場去。……

各家的猪的头数几乎接近集体农庄猪場的猪的头数。……农庄根本就沒有鵝，但是却有5,000多只貪吃的家禽要用劳动組合的谷物来填滿它們的肚子。沒有什么东西去限制这些貪心的人，国家不征他們的稅。

在村子中心有一所漂亮的新房子。房子的四周是牛圈、小牛房、猪圈、鸡舍。……在这所房子里过去是一个家庭，生产队副队长契

尔尼舍夫一家：他的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

忽然，这所房子的中央出现了一堵墙。誰也沒有和誰吵过，然而分家了。为什么要有一堵墙呢？一个家庭可以养一头奶牛，一头小牛；两个家庭就可以养两头奶牛，两头小牛。契尔尼舍不吝惜他的新房子，开了另一个門。他找到了一个窍门去扩大他的农场，同时，一切看来都还是合法的。人人看見10头猪在一个猪圈的一个槽里吃，四头奶牛站在一个牛栏里，副生产队长把农场里的小猪放在同一輛卡車里拉到市場上去。产量不坏：40只小猪！

（伏尔克·达維德琴科：《个人农场》。《消息报》1961年11月24日）

我們集体农庄庄員感到不快的是，有些国营农场工人远远不是处处都能成为表率。国家使他們过渡到7小时工作日，他們收入的錢比集体农庄庄員多，上了年紀的人还有养老金。他們叫做工人，可是现在这种“工人”，冬天在个人經濟中养了乳牛和牛犢、两三只羊、15—20只家禽；他們一年宰两头猪，有30—50%公頃的宅旁园地。这算什么工人呢？当他們全心全意貫注在私有财产之中，就不会为公共的事情操劳費心。国营农场有没有飼料同他們有什么相干呢？只要他們有飼料就行。为了飼养很多牲畜，就需要飼料。从什么地方得到飼料呢？从国营农场。于是不正当的人就不择手段地从国营农场拿走飼料，而公养牲畜却吃不飽。

（“真理”集体农庄主席基尔薩諾夫：《对达維久克同志的信的一些补充》。《农村生活报》1961年1月3日）

娜塔丽雅·别特罗芙娜·卡切尔金娜进了学院，學習五年以后得到了兽医的称号。她被分配到中亞細亞工作。也不知道是对气候

不感兴趣，还是什么原因，过些时候她回到娘家并在卡申安居下来。……卡切尔金娜陷入个人经济中，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只用于私人的宅旁园地上面。她每天带牛奶到卡申市去卖，回来时背了满满的一网兜面包，用来喂自己的奶牛，小牛和牛犊。

这样过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她除了私有的房子，园地，私人的奶牛、小牛和鸡以外，什么也不过问什么也不想。人家不止一次地劝告她，建议她去农业专科学校当教员，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卡申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地区生产管理局的中心，热衷于靠个人经济过活的人不少。

（耶·卡拉瓦耶夫、沃·图彼茨：《带着毕业证书的倾轧》。《农村生活报》1962年10月16日）

在莫斯科郊外，在莱斯克市的拉格尼村，不久前建筑了一座结实、宽敞并装有玻璃凉台的新房子。

房子旁边有座大型的建筑物——宽敞的猪舍。猪舍也不简单：混凝土的墙、里面有饲料调制室。附近还有温室和温床。

这些不动产的主人是誰呢？就是查莱斯克公路营业段工作人员戈罗德尼切夫和他的妻子、“秋尔基—索科洛沃”国营农场女工人戈罗德尼采娃。他们养了4头猪。

——不都是我们的，——戈罗德尼采娃说，——其中有两头是我妈妈的。

但是住在他们附近的戈罗德尼采娃的妈妈雷仁科娃也养了两头猪。每头重达8—10普特（262—328市斤）他们三人除了有6头大猪以外，还有一大群家禽。

但是，像戈罗德尼切夫和雷仁科娃的人在我們城市里不止一个。他们也是在住宅里设“农场”来饲养猪、奶牛、家禽，从商店买面

粉、面包、燕麦米来喂牲口。

例如，查萊斯克育种站工人祖金納，有奶牛1头，小牛两头、母猪两头、綿羊7只和許多家禽。

这里还有一位新出現的“农場主”——商业工作者波·謝尔巴科夫。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并且养一头奶牛、10头羊、两只小猪和数量不少的家禽，显然，这不能說明他是由于对动物的爱好。

(在查萊斯克市《新生活报》編輯部：《住宅內的“农場”》。《农村生活报》1962年9月15日)

……在我們农庄土地上的諾維科沃村和旧克利齐村有420戶人家，而其中只有38个人是庄員，其余都是工业、运输业的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不在任何地方工作）。不只我們农庄如此。很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是同农庄沒有关系的，不参加农庄劳动的。可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有着庞大的个人經濟，飼养的牲口、家禽比庄員多。每个人都知道：誰要有了庞大的个人經濟，15%公頃的宅旁园地就不够。这就是說，这些人是靠农庄的土地，农庄的收成生活的。这使集体經濟遭受損失，对劳动紀律起腐蝕作用，引起了庄員的正确的責难。

(“紅色矿工”集体农庄主席薩文：《是什么阻碍了事业？》。《农村生活报》1962年11月17日)

在“黎明”集体农庄，損公利己的人占上風，集体农庄理事会无力同他們作斗争，甚至許多过去是忠实的庄員也充滿着获取暴利的思想。他們沒有時間从事公共經濟。不去工作的借口是沒有托儿所，农庄根据他們的請求开办了托儿所，可是他們又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使托儿所不得不关門。农村中增加了許許多多只从事个人經濟的私人經營者。邮局副局长阿密里欽柯变成真正的农場主，

在他院子里有奶牛1头、小牛两头、猪两只，还有无数的鸡和鹅。照管这些牲口的是他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他们在集体农庄里不工作，只是“帮帮忙”。

拖拉机手依万有奶牛两头、小牛1头、带仔猪的母猪1只、羊10只，鸡多少无法计算。

- 这些食客们无代价地割集体农庄牧草地上的干草，用集体农庄的马车去森林中运劈柴。他们任意地把自己的牲口放在集体农庄的草地上吃草，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到商店买粮食来喂自己的牲口。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护林员、铁路工段长都靠集体农庄的土地来大力扩充个人经济。

“黎明”农庄共有猪600只、羊780只；而庄员私人所有的猪羊比农庄的要多一倍。

奇怪的是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阿勃拉莫夫别出心裁地解释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他说，“章程只是在庄员中推行，而工人和职员的经济发展与章程无关。集体农庄不干涉他们的私事”。这种“中立”导致用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饲料来喂饱了私人的牲口，而公共的牲畜却缺乏饲料。

(哈尔马诺夫：《食客》。《农村生活报》1962年9月27日)

(三) 千方百计侵占公地扩大宅旁园地

在馬依關布区的莫洛托夫集体农庄内，由于公共土地无人经营，一些与集体农庄庄员称号不相称的人就钻了空子。例如，謝米基娜和拉尼娜二人各侵占了集体农庄0.25公顷菜园地。由于集体农庄管理部对土地监督不严，集体农庄庄员别洛克雷斯和米什娜多占了

0.35公頃菜园地。管理部分給女庄員耶美里揚科的菜园地，超过了規定的数量。

(恩·阿涅西莫夫：《农业劳动組合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集体农业的唯一正确形式》·苏联《社会主义农业》1954年第7期)

沒有監督，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薄弱，促使懶汉、二流子增多。有些地方懶汉侵占集体农庄的土地，建立私人农場，檢查納里曼諾夫—薩阿特林斯克区的农庄时，发现有186个集体农户破坏宅旁园地的定額，侵占公地69公頃。与集体农庄沒有任何关系的馬符苏莫夫占用两公頃耕地。……甚至他出賣水果和西瓜也沒有人向他收稅。

(薩比拉巴德集体农庄国营农場生产管理局局长赫·阿加也夫：《更多的产品，更少的費用》·《农村生活报》1962年11月11日)

处在大工业中心——日托米尔和科罗斯特舍夫周圍的管理区內的集体农庄中約有一万名以上的假庄員，他們擅自丟下工作，外出寻找輕松的活儿。

擅自离开农庄的人千方百計地設法为自己保住宅旁园地，并且他們通常都能达到目的，因为在这种場合采取規定的措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擅自侵占农庄土地以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在我們这个管理区的农庄中有1,080名以上的“擅自侵占者”，他們非法地使用約达200公頃的公有土地。

(庫里延科：《問題和障礙》·《烏克蘭真理报》1962年11月18日)

莫斯科州查萊斯克區在放任地方政權的情況下，不勞而食的人任意侵占公地。僅僅在今年就揭發了124起關於侵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土地來擴大宅旁園地的事件。貪財者大事擴充個人經濟，作投機買賣來裝滿自己的錢罐。

蘇共黨員護林員索格拉也夫受到了批評，因為他的0.71公頃宅旁園地中有一半是侵占集體農莊的耕地。他大事擴充個人經濟：有奶牛、小牛、牛犢、母豬各1頭，小豬11只，雞、鵝、火雞雛幾十只，養蜂場一個，大果園一個。他建築房子占地達117平方公尺。

除了索格拉也夫以外，還有其他人侵占公地……。

（《農村生活報》編輯部的文章：《橫被兩可的
回答》。《農村生活報》1962年10月2日）

鞋廠工人巴林弄到“布爾什維克”國營農場的土地0.44公頃作為宅旁園地。區消費合作社汽車司機加洛夫金侵占國營農場的土地0.37公頃，建了一所新房子，把舊房子作為私人的養豬場。

林業區巡查員馬洛特科夫在“阿沃捷夫斯克”國營農場有一所房子，一塊地，不久他在城裡建了新房子，又得到一塊地。他還在“斯塔雷尼諾”國營農場種了0.2公頃馬鈴薯。農業區的一些工作人員如列敏、布洛達娃、西塔羅夫……都有雙份土地。

近幾年來，查萊斯克區由於侵占公地課加倍稅的戶數不斷增加：1960年為97戶，1961年146戶，1962年增加了一倍。

在查萊斯克區，侵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土地成為普遍的現象。

（波利揚切夫：《單干者》。《農村生活報》1962年9月1日）

在赫尔松州“伏龙芝”国营农场有可耕地8,600公顷,居民点占了约3,000公顷,并把793公顷用来作个人的菜园。难道国营农场的500个职工每人有1公顷的宅旁园地是正常的现象吗?当然不是!这些人家里的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和少年都不参加国营农场的生产,而去从事个人经济。甚至有320户购买了电动机设备来浇园子。

私人菜园种出来的蔬菜和浆果不仅在赫尔松市场上出卖,而且还到疗养地克里木城去卖。有什么时间从事国营农场的生产呢?

(古捷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农业报》
1960年2月23日)

我也不能不谈谈这样的非常严肃的问题,如集体园地问题。原来想的挺对:给工厂工人一些园地,让他们在那里种树和花。让空地成为欣欣向荣的园地,成为集体劳动和休息的场所。

结果如何呢?园子被栅栏隔得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还不仅仅限于高高的栅栏,还拴上了狗,为所欲为地造别墅。这里哪有集体园地?

遗憾的是,园艺者当中也有共产党员。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是:“我的园地,我付出了劳动,我建造了别墅,谁也无权夺走……”。

在原来设想为集体的园地中,许多人根深蒂固地滋长了“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过些时候,园子里长出了剩余的产品,于是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园艺家就把它拿到市场上去。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不好,这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却反驳说:“不,这对大家都好,我们增加产品生产”。

富农也说过:我做的是好事情,我供给国家粮食,对雇农行善,

养活他們，給予帮助。这就是实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鉅工安东諾夫在莫斯科的莫斯科沃列茨区党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共產黨員的党的良心》。《真理報》1961年
9月14日）

（四）把公家的土地分給个人

在前几次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不止一次地談到，在許多集体农庄有分卖公家土地的現象。有些庄員过分扩大自己的宅旁园地，种植各种各样的产物，并以投机价格出卖。这些人在集体农庄中通常是不干活的，靠別人生活。这种情况在庫薩尔、庫班、薩比拉巴德、謝烏欣、阿斯特拉罕——巴札尔和林科拉等生产管理局特別多。党組織和地方苏維埃在同私有制傾向作斗争方面进行得不够有力。农村中这种傾向还表现为，在許多区里，公有牲畜的头数比庄員私人的牲畜头数增长得慢得多。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書記阿洪多夫于1963年7月4日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會上的报告，苏联《巴庫工人報》1963年7月5日）

在不久前举行的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尖銳地提到了許多集体农庄有分卖公家土地的情况。

令人遺憾的是，其它共和国也有这类事情。吉尔吉斯的“烏奇·庫尔干”国营农場場長把国家的128公頃地卖给形形色色的坏蛋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里米亚和其他州也发现了分卖土地的事实。

（苏联《农村生活報》1963年8月20日社論）

斯科平生产管理局“紅色处女地”农庄的一批集体农民在寄給編輯部的稿子中写出了他們斯維努什基村所发生的不成体統的事。

多年来，农庄一直是落后的。这里，农作物生产水平很低。去秋，谷物收成每公顷只有6.5公担。一头奶牛产奶量一天不超过3公升。飼料缺乏和照看不好，造成冬天牲口大批病死。

村子里出现了許多懶汉，他們拒絕在集体农庄工作。更坏的是，他們还利用农庄的土地，竭力多弄宅旁园地。

管理委员会有一本簿子。簿子里記了好几行姓名。几乎在每个姓旁边都有“非集体农民”的标记。而稍右边是一个同样的数字：“0.01”。

“用来建筑房屋”，集体农庄副主席馬克西莫夫解释說。“一切都合法……”

真是这样嗎？只要你刚刚停在一个姓比留科夫的宅旁园地附近，你就不会再相信馬克西莫夫話的誠恳性。这是真正的庄园。几十棵苹果树和櫻桃树。一串串的醋栗和栗子熟得水盈盈的。蜜蜂在蜂窝旁边嗡嗡地飞。

原来，果园占了0.28公顷。試問，同集体农庄沒有任何关系的比留科夫以什么方式弄到这样大塊的土地呢？

又是一个“0.01”。在卡特科夫的姓旁边。他也不是集体农民。不是工人，不是职员。但是，他有大片的菜园，有新的、质量好的房屋。莫斯科人牌汽車蓋答答地藏汽車房里，不让过路人看見。

又是一个“0.01”。又有……延伸好几米长的篱笆，后面果园发出苹果花的香味。这駁倒了某只不十分誠实的手所写的数字。斯維努什基村有320戶。但是，其中只有20戶是集体农民。

無論什么人都可以很随便地从管理委员会領到土地。往往有人为集体农庄干了点小事而分給他园地。而且用来償付这些劳务的不

仅是土地。譬如，农庄前主席薩維洛夫，慷慨地把公家的干草送給他的熟人，总共挥霍掉了45吨飼料。

在斯維努什基村，对于許多人來說，市場、养蜂場和菜園成了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生扎宾：《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农場主》。《苏維埃俄罗斯报》1963年6月12日)

达社区的肥沃土地是无价之宝，必須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它。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爱沙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會議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會議討論了这个問題。

会上揭发有相当一部分可耕地多年以来利用得不合理。許多可耕地变成了种多年生牧草的荒地。此外，土地还往往被胡乱地浪費掉。“米內·赫亚尔馬”集体农庄主席薩卢和“內烏科戈德·阿尔迈”集体农庄主席罗特斯拉涅有时輕率地把公共土地分給所有想要土地的人。例如，“內烏科戈德·阿尔迈”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把可耕地分給集体农庄放牧。热衷于扩大自己宅旁园地的集体农民在那里播种各种作物，把土地变成私人的园地。在其他一些集体农庄，也通过这种途径“丧失了”30公頃甚至更多的土地。某些国营农場领导人，其中包括“內奧”国营农場場长罗宾和“卢尼亚”国营农場場长沃伊曼也浪費了土地。他們虽然了解維護人民財富的責任，但是却对某些地方过去保留下来的私有制傾向让步。在集体农庄的个人經濟中，过多的土地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使一些不坚定的人能靠投机发财致富，瓦解劳动紀律，使人們离开公共土地上的工作。

(列伊季：《談談土地》。《真理报》1963年5月10日)